

第一章 一穿越就當娘親

「嗚嗚……姑姑，醒醒，小康餓餓……姑姑……」

「良，良，餓餓……」

位在大黑山西邊山腳下的青埔村，靠近山坳處有一戶人家，裡頭不斷傳出兩個小男孩虛弱的哭泣聲。

這種悲淒的哭嚎聲，這幾個月來充斥在整個大黑山下的青埔村，不，應該說充斥在整個東璃國，不管是縣城還是鄉村。

「勾勾，良，良，壞壞，不起來……」較小的男孩年約一歲半，身形十分瘦弱，頭顯得特別大，邊吸氣邊哭嚎著，向旁邊較他年長幾歲的小男孩抱怨著。

「小福，哥哥也不知道為什麼姑姑一直不肯醒來，她已經睡好久了，就是叫不醒……」一樣瘦骨如柴的小康紅著一雙眼睛看著哭得幾乎快沒有聲音的表弟，又看著躺在炕上依舊沒有知覺的自家姑姑，忐忑不已。

他用力搖著躺在炕上，從昨天開始就一動也不動的沐悅，一邊對小福道：「你再叫姑姑看看，看她會不會醒來。」他害怕，怕死了，怕姑姑也會跟村子裡那些人一樣，一動也不動，怎麼叫都不會醒，然後就再也看不到了。

姑姑跟他說過，那些人都是餓死的，現在鬧饑荒，饑荒就是沒有東西可以吃，好多人都都會餓死，還有爹，流了好多血後就沒有醒來，他再也看不到最疼愛他的爹爹了，他不要姑姑也跟爹爹一樣，他不要姑姑死。

小康一邊哭，一邊用力搖著早已餓死的沐悅，「姑姑，醒來，醒來……姑姑妳不要死……」

「良……良，醒醒，不睡……」

這撕心裂肺得讓人心疼的哭泣聲迴盪著，一絲一絲傳入躺在炕上的沐悅耳裡，讓她像是有了感應似的漸漸有了反應。

知覺伴隨著痛感竄進沐綾蘿的腦中，整個腦子像是被人用斧頭劈開一樣，疼得她差點又暈厥過去。

沐綾蘿緊皺著眉頭承受著這份痛楚，同時一幕幕不屬於她的記憶不斷竄進她的腦子裡。

一個叫沐悅的姑娘，兩年半前未婚懷孕，在被浸豬籠前，她的大哥沐森趕回來救了她一命。村人為了村子的名聲，答應饒她一命，不過禁止她住在村裡，要求她離開家鄉到沒有人認識她的地方。

沐森透過牙子在這買了一間因發生過兇案而非常便宜的茅草屋跟一畝田給沐悅，要她自己過生活。

一年半後，整個東璃國天災不斷，先是澇災，再來是蟲害，接下來更是發生了將近一年的旱災。

接連一年的時間，以農立國的東璃國顆粒無收，田野變成一片乾枯龜裂的黃土，爆發大饑荒，百姓開始顛沛流離，全國各地只要是比較過得去的縣城、鄉鎮，都擠滿了躲避饑荒的流民。朝廷不是沒想過辦法，但若要從臨國買糧運來，山高路遠，緩不濟急，百姓根本沒辦法等到賑災糧就會活活餓死。即使好不容易有賑災糧發下，許多拿著戶口前去領糧的百姓也會在回家途中被搶糧的流民活活打死。

沐悅的哥哥沐森就是例子，他忍著饑餓排了一整天的隊伍，領了兩碗米糧回家，卻在回途中

遇到搶糧的流民。沐悅的大嫂王氏找到她之後，將四歲大的兒子丟給她，帶著變賣的家產跟著有糧食的男人遠走高飛。

沐悅所住的青埔村因為靠近大黑山，四周植被繁多，又躲過蝗蟲害，所以雖然旱災對他們有影響，但他們還是可以挖到一些野菜充饑。可隨著饑荒愈來愈嚴重，大黑山外圍的野菜都被刨光，沐悅在山腳下往來好幾次都沒有挖到一顆野菜，只能將僅剩的米熬粥餵給兒子跟姪子，自己活活餓死。

只是這是有關沐悅的記憶，跟她沐綾蘿有什麼關係？為何她的腦海一直竄出有關沐悅的記憶？還有，隔壁床的孩子一直哭，家長也不安撫一下，難道他們不知道這樣會打擾到別的病人的安寧嗎？

她用力想睜開沉重的眼皮，叫隔壁的家長有些公德心點，可是怎麼樣也無法睜開，只能吃力的擺著手，從乾啞的喉嚨裡發出有如砂紙般粗糙的聲音，「呃……隔壁的……」

「姑姑（良），妳醒了！」兩個小傢伙一聽見她的聲音，整個人趴到她面前，驚喜的看著她叫喚著，「姑姑（良）……」

娘、姑姑？這誰家的小孩啊？竟然在她耳邊亂喊，喊姑姑就算了，還叫她娘！她只是個學生，跟男友也只處在牽手的階段，怎麼可能有孩子，而且怎麼這個年代了還有人將母親稱為娘的，難道這醫療站在很落後的鄉下？

她是農業系的學生，到大陸當交換學生，跟著教授和組員一起到偏遠落後的山村實習，進行農業實驗，卻遇上百年強震，地震發生當下，她正在水田裡跟當地的農民講解如何照顧新品種的水稻，當時一陣天搖地動，她拔腿狂奔，可旁邊的山體崩落，轟一聲她便失去了知覺，當她再醒來，聽到的就是這兩個孩子的哭聲。

因為眼皮一直睜不開，她努力轉動眼珠子，直到酸澀微漲的眼睛可以稍微轉動，眼皮才漸漸的受到控制。

她眨了眨眼，一絲光亮透進她的眼眸，刺眼的光線讓她閉起眼睛，適應了一下才又微微睜開，可睜開眼時，她整個人呆愣住，不，應該說她被眼前的一切給震撼住了，呆傻的瞪大眼，連眨都不敢眨，不敢相信的看著眼前的一切。

除了那兩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瘦得跟皮包骨一樣的小孩外，映入她眼簾的是滿是蜘蛛網的茅草屋頂、斑駁的灰牆土壁、隨著風一吹便發出咯吱聲的歪斜格子窗和非常有年代的殘破桌子。

迎面撲來的古老破舊氣息，不管她怎麼看，都覺得自己現在所躺的地方是電影文化城而不是醫療站。

「良，小夫……鵝，餓！」小福拍著自己乾癟的肚皮，對著沐綾蘿喊餓。

「太好了，姑姑，妳醒了……」小康用他滿是補丁的破爛袖子擦著滂沱的眼淚。

「小朋友，你們別哭，你們的家長呢？」她緩和了下情緒才慢慢開口，聲音不再像稍早那般嘶啞。

「姑姑，妳說什麼？」

這兩個小男孩的哭泣模樣讓她心疼不捨，她微側著身子抬手，想要為他們擦拭眼淚，可是卻在抬手的那一瞬間嚇了一大跳。

她那雙纖細柔嫩如春蔥般的小手怎麼變得滿是粗繭，乾枯粗糙得像恐怖的雞爪子！

視線一轉，她扯著身上滿是補丁的衣袖用力瞧著，這是怎麼回事？

看著這一身像是丐幫八袋長老的補丁裝，她頭頂帽出一陣黑煙，為什麼這種只有古裝劇裡才會出現的丐幫衣物會穿在她身上？

就在她質疑時，沐悅的記憶再度竄進她腦海，隨著一幕幕的畫面閃過，她心底的那抹懷疑如漩渦般愈來愈大，本就不好的臉色越發難看。

最後她在心底徹底的問候了老天爺的祖宗十八代，靠，她竟然穿越了！那場大地震竟然將她震到這個叫做東璃的古國，讓她穿越到一個活活餓死的姑娘身上！

這姑娘倒是偉大，將口糧省下餵給兩個孩子，自己卻餓死，看得出這兩個孩子對她很重要，否則她不會寧可自己餓死，也要將最後的一口食物分給這兩個孩子。

「良，夫夫額……」小福一直口齒不清的重複說著。

從他簡單的話語中，她聽出這小男孩喊她娘，跟她說她肚子餓。

一直擔心害怕的小康再也按捺不住，開心得嚎啕大哭，「姑姑，小康以為……妳跟爹一樣，都不要小康了。」

這兩個小傢伙擔驚受怕的模樣，和那一聲聲軟糯的叫喊，讓她心酸不捨，撐著僅有的氣力坐起，將他們兩個抱進懷中，溫柔哄著，「不哭，不哭，我醒了，你們不要害怕，我不會丟下你們的。」

三個人抱在一起痛哭，不一會兒，震天的「咕嚕」聲竄出，沐綾蘿因這聲音怔了下，確定是自己發出的，有些尷尬的摸了摸自己乾癟的肚子，心中暗暗哀嚎了聲。

老天爺，這身子怎麼這麼餓！好餓，她上輩子從來沒有這麼餓過，餓得她手腳發顫，兩眼發黑，不行，她得找東西先填飽肚子才成。

她摸摸小康的臉蛋，看著他一雙黑溜溜的大眼睛，問道：「小康跟小福都餓了吧？」

「姑姑，我跟小福從昨天就沒有東西吃了，姑姑妳已經五天沒有吃東西了。」他沙啞稚嫩的聲音帶著很明顯的哭腔。

五天，沐綾蘿嘴角劇烈的抽了下，難怪會被活活餓死！

沐綾蘿以發顫的雙手抱起小福，讓小康跟在後頭，「小康，走，我們出去找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吃。」

她走出幽暗的屋內來到外頭，隨著涼風吹過，迎面撲來一股死屍腐敗的氣味，讓她皺了皺眉，放眼望去，看到的全是茂密的深山老林，心下不由得升起一抹狐疑。

這國家雖然鬧饑荒，可是眼前這一片連綿大山就是食物的寶庫，怎麼會連這村子也瀰漫著一股腐屍味？

她將小福放進屋簷下的竹簍子，將他背起，又拿起一旁的鐮刀，打算先到山上找點東西吃，否則她很快的又會被餓死。

重生不容易，她可不想再度體驗死亡的感覺，更不能餓到這兩個孩子，否則就太對不起將身子讓給她的沐悅了，她得代替沐悅將這兩個孩子照顧長大成人。

「小康，走，姑姑帶你跟小福到山上找吃的東西。」她牽著小康往後山方向走去。

一聽到她說要去山上，小康馬上拉住她搖頭，「姑姑，不可以去大山！」

「為什麼不可以去大山？」大山在她的眼裡就是個食物庫，山下鬧饑荒，山上飛禽走獸、野菜食蔬，總有吃的，為何不能上去？

小康轉了轉他那雙大眼，回憶著以前聽到的話，「我聽大虎哥說大山上有妖魔，進去的人都出不來，村長說所有人都不可以進入大山，進去大山的人會被趕出村子，姑姑，小康不想再被人趕走。」

妖魔？沐綾蘿聽到這兩個字很想大笑，如果有妖魔，那她就是鬼怪了。

她這個曾活在科技發達時代的人，根本不相信有這類無形的東西存在，她要是說妖魔是迷信，沒有這回事，可能會在這個對鬼神論充滿敬畏的村子中引起軒然大波。不過回頭想想，她經歷了離奇的穿越這一遭，想不相信也有些難。

現在姑且不管山林裡有沒有妖魔鬼怪，她只知道他們再不進山找東西吃，就真的會被餓死。她摸摸小康發黃的稻草頭髮，「小康，我們不入深山，就在山下找些可以吃的東西好嗎？這樣你也不用害怕會被趕出村子。」

這可憐的孩子，疼愛他的父親去世後，他的母親王氏為了和別的男人在一起，甚至將他帶出去丟了幾次，可是他總會跑回來。被丟掉的惶恐在他心底留下很大陰影，所以他才會這般害怕被趕走吧。

小康歪著頭疑惑的看著她，「姑姑，山下妳去了好幾次，卻沒有挖到野菜，妳說野菜都被別人挖光了，只能挖又硬又難吃的樹根回來，那還要去嗎？」

「都這麼多了，肯定會有其他的東西，我們去找找好嗎？找到的話，你跟小福就可以吃飽飽了。」

小康想了下點頭，「好。」

得到小康的同意，沐綾蘿牽著他的手，背著小福往山裡走去。

山下果真如小康說的，一點可以吃的野菜都沒有，連樹根都有被嚴重刨過的痕跡，可以說是一片荒蕪，他們找了大半個時辰，仍舊沒有一點東西可以吃。

沐綾蘿打起精神，她就不信在這山林找不到一點東西吃，山下沒有她就往山上走。

哼，趕出村子？依她看，那村長自己恐怕也餓得兩眼發暈、雙腿打顫，哪裡還會有力氣來管他們。

她不動聲色地牽著小康往一條崎嶇的小路走去，上山的路並不陡峭，他們約莫走了一刻鐘，原本有些荒涼的景色就開始變得鬱鬱蔥蔥，一眼望去青山秀美，路邊花香四溢，也明顯聽得到鳥叫聲。

這裡應該有東西可以吃了吧？她小心地觀察著周遭，看看是否能發現可以吃的野菜，沒一下子就發現了幾株長滿小白花、上頭有著黑紫色跟青綠色小果實的龍葵。

她眼睛一亮，馬上牽著小康走過去，放下被背著的小福，指著小珍珠般大的黑紫色小果實，順手摘了幾顆，塞進小康跟小福的嘴裡，「小康，這一種黑色小果子可以吃，而且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鄉下路邊很常見到這種又叫做烏甜仔菜的龍葵，小時候她住在鄉下外婆家，跟著朋友在田邊野時常會看到，朋友們只要看到，就會直接摘來吃，味道極好，而它的葉和莖爆香後加蝦米和肉絲煮成粥，或者爆香蒜頭後直接炒，味道都很美味。

黑紫色小果實一入口，小康眼睛眯了起來，也不需要沐綾蘿餵他，自己手忙腳亂地拔了就直接塞進嘴裡，吃得眉開眼笑。

沐綾蘿摘了些小果實餵小福，自己也吃了些，見成熟的果實差不多都被他們吃光了，便將小

福放進竹簍子裡背起，又牽著小康繼續往深一點的林子中走去。

路上她又發現了山蕨菜、紅莧、過貓、土人蔘、香椿、山芹菜等等野菜，很快地便採了滿滿一個竹簍子，最後她只好將小福抱出來用牽的。

就在她觀察著四周而抬頭時，正好看到樹上有一個鳥窩，眼睛一亮，連忙放下肩上背的竹簍子，指著上頭，「小康，你看到那鳥窩沒有？姑姑上去掏鳥蛋，你在這裡顧好小福可以嗎？」一聽到鳥蛋，小康忍不住用力吞著口水，高興地點頭，「姑姑放心，小康會顧好弟弟。」

「良，夫夫，粗，蛋蛋。」小福年紀雖小，但是一聽到是好吃的蛋，也趕緊跟著喊。她揉揉小福那一頭毛茸茸的發黃毛髮，哄道：「乖，你跟哥哥先到旁邊等娘，娘上去幫你跟哥哥掏鳥蛋吃。」

小康牽著小福站到小徑旁的草叢裡，免得妨礙沐綾蘿爬樹。

她拔了一旁的幾株野草，臨時編成簡單的草袋子，又看了眼樹上的鳥窩，心想還好這樹不高，她爬得上去，左右觀望了下，找到施力點後，稍微伸展一下筋骨，便一鼓作氣爬到樹梢上。看著鳥窩裡這些小鳥蛋，她忍不住感嘆，想她一個嬌滴滴的千金大小姐竟然會爬樹，要是被自己那一票朋友知道，肯定嚇死。

真得多虧她到大陸下鄉做實驗，每天跟農人還有山裡的孩子們相處，多少都學會一些爬樹的技巧，否則她哪爬得上去。

她趴在樹幹上小心翼翼地將鳥窩裡的鳥蛋掏出，放到臨時編的草袋子裡，沒看見另一頭有一名男子正提著幾隻剛獵到的獵物從林子深處走出來。

在大黑山裡待了近十天才出山的凌宇逍，遠遠便看見兩個瘦骨如柴的小孩站在這條小徑邊，眉頭不由得一皺。

是哪家的父母這般狠心，竟把孩子帶到山上來丟掉，即使此時正發生嚴重饑荒，也不該這麼做。

他思索著是否要伸出援手將這兩個孩子帶下山交給別人照顧，可一想到自己的任務，還有凌家最近惹上的麻煩，他便打消了這念頭，繼續前行。

他們凌家百年來以專門設計兵器、製作兵器聞名，不只江湖上各門派都有用他們製的兵器，連將士們打仗所用的兵器皆出自凌家兵器坊。

兩個月前，凌家剛設計出一款新式兵器，不只攜帶輕便，更能有效殺敵，深獲皇上讚賞，同時命凌家大量製作後送往前線。

第一批新兵器製作完成便送進兵器庫，準備等所有兵器製作完，一起送往前線，可當晚兵器庫竟然走水，整個兵器庫全付諸一炬，事後清查火災現場，發現那一批新式兵器全部不翼而飛，連存在密室裡的兵器圖也被盜走。

這批新兵器可關係到國家的軍力，新兵器跟兵器設計圖被盜，身為凌家家主的祖父深知事態嚴重，若被皇帝得知，凌家所得到的懲罰恐怕不只是被怒斥一番，失去提供軍隊兵器的資格而已，恐怕會連凌家百年基業都毀於一旦，往後東璃國再無凌家。

不管哪一樣，只要皇帝知道兵器被盜，凌家絕對討不到好果子吃，因此老頭子祕密找回已經接掌專賣情報的千機閣的他，要他利用江湖人脈和千機閣的情報網，在事情爆發前，隱密追回被盜走兵器跟設計圖。

當年老頭子未經他同意，私自替他與一個他最厭惡的姑娘訂親，令他憤而離開凌家，如今老

頭子找上他，開出答應退婚的條件，表示只要他能找回被盜的物品，就同意他解除婚約，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接下這任務。

從千機閣收集到所有情報與資料後，他仔細分析，得到一個結果，就是凌家出了叛徒，而這批被盜的兵器跟兵器圖，最有可能被藏在這個與烏溜國交界的大黑山之中。

可大黑山綿延數千里，搜查不易，因此他與手下佯裝成獵人分批進入大黑山，以狩獵為由，在大黑山各處暗中搜查，約定好每個月月初跟月圓時到約定地點會合，交換搜查到的情報。今天正是月初，他必須下山與手下會合。

由於他現在的身分是獵人，有獵物在手才不會引起他人懷疑，因此剛剛他特地獵了幾隻野兔、野雞，還幸運地獵到一隻野廐子，準備以此作掩護。

當他從一棵大樹下經過時，樹上突然傳來一陣騷動，一記刺耳的尖叫聲伴隨著樹枝斷裂聲響起，一個灰色物體從樹上掉了下來。

他還來不及看清楚那團物體是什麼，已經被撞趴在地，還成了灰色物體的墊背。

「唉唷，痛，痛啊……」沐綾蘿趴在地上吃痛的哀嚎，老天啊，她要是沒餓死卻摔死，那就太冤了。

被壓在下面的凌宇逍扯了扯嘴角，沉聲提醒在他身上遲遲不肯起來的姑娘，「姑娘，在下比你更痛，妳要不要先起來？」

「呃？」沐綾蘿怔愣了下，低頭看了下被她壓在身下的黑色物體，難怪她從樹上掉下來後，預期中的痛感沒有那麼強烈，原來是有人當了她的墊背，真是好心人啊！

她七手八腳的自這當墊背的男人身上起來，不斷的鞠躬道歉，「抱歉，抱歉，這位先生，我不是故意砸到你身上的，我是在樹上掏鳥蛋，不小心……」她想起什麼，又是一聲尖叫，「啊，我的鳥蛋！」她連忙掏出草編袋子裡的小鳥蛋，可鳥蛋全破了，看著滿手的蛋殼跟蛋汁沒有一顆完好的，她的臉瞬間變成頹敗的灰白色。

一旁的小康牽著小福跑來，指著她的手，「姑姑，鳥蛋。」

看著兩個小傢伙期待興奮的眼神，她愧疚地搖著頭，「小康、小福，我把鳥蛋摔破了，抱歉……」

「姑姑，這樣也可以吃，我看大虎這樣吃過。」小康抱著她握著蛋殼蛋汁的手，低頭吸著她手心里的蛋汁，轉頭跟小福說：「小福，鳥蛋好好吃，快吃。」

小福也學小康吸著混著蛋殼的蛋汁，且吃得津津有味。

這兩個小傢伙不管是不是會吃壞肚子，就這樣子吃了起來，讓沐綾蘿看了心酸不已。

這一幕讓爬起後站在一旁活動筋骨的凌宇逍忍不住生出惻隱之心，彎身撿起幾隻獵物，丟了兩隻雞跟一隻野兔到她腳邊，看了他們一眼，扛起廐子後逕自轉身走人，往山下而去。

沐綾蘿揉著眼睛不敢相信的看著腳邊的野雞跟野兔，生怕這些是假的。

這世上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人，竟然肯在饑荒正嚴重的時候，把自己獵到的獵物給別人，這好人一定是上天派來幫助她度過難關的。

「良，雞，咕咕咕。」小福拉著她的褲腳指著這兩隻野雞。

小康用力嚥著口水，兩眼泛光的看著雞，一副恨不得將牠們抓起來馬上啃了的表情。

沐綾蘿不時聽到潺潺溪水聲，四下張望，想著這附近應該有小溪才是。她指著前方一處下坡，

「小康，來，牽好弟弟，我們到溪邊去，姑姑煮雞給你們吃。」

來到溪邊後，因為他們沒有可以烹煮的工具，因此她拿了根棍子刨了些泥土和水成了泥漿，

又收集一些枯枝生火。

她用鐮刀將雞宰了，取出內臟，到溪邊摘了幾片蓮蕉葉，將雞包起來，把泥漿裹在蓮蕉葉外頭，然後放進火堆裡燒烤。

接著，她開始處理那隻野兔，尋了個薄石片將兔皮剝下，用著做叫花雞的手法料理。

兩個小傢伙知道一會兒有雞肉可以吃，不再喊餓，手牽著手坐在離火堆有些距離的草叢邊，睜著一雙大眼看著火裡的那三團泥丸。

沐綾蘿看著看著，自己也忍不住吞了下口水，暗忖著，這兩、三天他們應該不會再餓肚子了。約莫過了兩刻鐘，其中一顆泥團已經烤得發黃乾透，沐綾蘿用棍子將它撥出火堆，拿起一顆大石頭用力敲著泥團。

隨著乾燥的泥團剝落，雞毛也跟著一起脫落，雞肉的清香瞬間四散開來，一旁的小康跟小福迫不及待地要伸手抓肉吃。

「等等，還不成，這太燙了，我幫你們。小福，你的手不可以過來，會燙。」她用樹枝做的筷子夾了些肉放在蓮蕉葉上，遞給小康，「小康，燙，你慢慢吃，不要吃太快。」

她撕了一小塊雞肉放進嘴裡嚐味道，入口軟爛，肥嫩鮮美，風味相當獨特，可惜沒有鹽，不然味道會更好，不過眼下也只能先填飽肚子，顧不上美味了。

一旁的小福等不及，已經趴到她身上，抓著她手中的筷子要吃肉。

她連忙吹冷雞肉，小口小口地餵他。

小康一吃，即刻露出驚喜的表情，「姑姑，雞肉好好吃！」

「小康沒有吃過雞肉嗎？」他那像是第一次吃到肉的表情，讓沐綾蘿有些疑惑。

小康搖頭，「娘只給小康一根吃過的雞骨頭。」

聽到這話，沐綾蘿腦中冒出一團怒火，王氏她竟然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好個王氏，就不要再讓她碰到，否則她一定會讓王氏好看！

她心疼的摸著吃雞肉吃得歡快的小康，「以後姑姑會做更多更好吃的雞肉給你吃。」

兩個小傢伙聞言露出一臉幸福的表情，異口同聲的回答，「好。」

餓太久了，沐綾蘿不敢讓他們一次吃太多，怕他們消化不良。

她把剩下的兩團泥球從火堆裡拿出來放涼後，沒敲開，而是藏在竹簍最下面，上頭再蓋上稍早採的野菜，剩下的那些雞骨、肉末也沒丟掉，用蓮蕉葉包裹起來，打算晚上煮野菜時加進去，成為另一道美味的料理。

三人飽餐一頓稍作休息後，沐綾蘿便帶著兩個小傢伙下山。

第二章 無意之間挖到寶

許是吃飽了，有力氣了，沐綾蘿帶著小康、小福下山時十分迅速，只是他們還未踏進家門，在看到門口站的那個女人後，方才飽餐一頓的幸福感就完全消失殆盡。

沐綾蘿在心底暗咒了聲，靠，都不能念的，念了誰誰就出現。

早已經在她家門口等到不耐煩的王氏一看到他們三個回來，就朝她破口大罵，「沐悅，妳這賤蹄子死到哪裡去了，妳知不知道我在這裡等妳很久了！」

小康一看到王氏就嚇得渾身發抖，拉著沐綾蘿的袖子，驚恐地喃喃自語，「娘，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小康很乖……」

沐綾蘿清冷的眼眸微斂，將小康的恐懼看在眼裡，把他藏到身後，安撫道：「小康別怕，有姑

姑在，不要害怕。」

「賤丫頭，看到老娘還不會趕緊過來開門？」王氏食指怒指著她。

沐綾蘿帶著他們站在原地，鄙夷的睨著憤怒地朝她走來、頓位超大的王氏，故意問：「這位大嬸，妳哪位，我認識妳嗎？」在這饑荒年代還能吃得跟頭豬一樣，還真是不簡單啊！

「沐悅，妳這爛貨，竟敢跟老娘裝傻！」

「爛貨罵誰呢？」

「爛貨罵妳，妳這賤東西！」王氏那張嘴張口就沒一句能聽的。

「原來是罵妳自己啊，妳有這自覺就好。」

「沐悅，妳這賤蹄子幾天沒被修理，膽子就大了，敢回嘴啦，看老娘怎麼修理妳！」王氏撩高衣袖要給沐綾蘿一巴掌，可她手掌還沒落下，手腕便被扣住。

沐綾蘿用力一捏，「妳這潑婦是誰？張口就滿嘴潑糞，還想動手打人，別以妳蠻橫無理地動粗，別人就怕妳。」

「我是誰？我是妳大嫂！」手腕上傳來的痛感讓王氏疼得冷汗涔涔。

「大嫂？我有大嫂嗎？」她故意大聲地驚呼，「我哥才剛死不到一個月，我那沒天良的大嫂就把孩子丟了，賣光我哥所有家產，還跟別的男人跑了，妳是哪裡冒出來頂替的？要頂替妳也找個名聲好點的，怎麼頂替個名聲臭了十鄉八鎮的女人。」

「妳這忘恩負義的小娼婦，當年要不是妳大哥救妳，妳早就死了，現在哪還有這命問我是誰，還這樣汗巖我！」

即使現在鬧饑荒，人人都是能夠不要活動就盡量不要活動，避免體力流失，但是這沒品的叫罵聲幾乎傳遍半個村子，還是引起不少人的好奇。

有體力這樣叫罵，她家恐怕還藏有不少糧食可吃，也許可以上門借點米糧煮點稀米粥止饑。眾人紛紛抱著饑腸轆轆的空肚走出家門，看看是哪家的潑婦這麼有體力。

「各位鄉親，妳們聽聽，從頭到尾都是這位大嬸在滿嘴胡言，怎麼到她嘴裡就成了我汗巖她了？」沐綾蘿委屈地看了一眼圍上來看熱鬧的鄉親，又道：「而且我說的是我那喪盡天良的大嫂，我大哥屍骨未寒，她就將我哥留給小康的家產變賣得一乾二淨，把小康丟給我，帶著銀兩跟著她的男人吃香喝辣雙宿雙飛。」

「這事各位鄉親都知道，當時我那嫂子帶小康到村子來丟給我時，各位也是見過的，跟我們大夥一樣瘦得皮包骨，怎麼可能是眼前這油光滿面的胖子。」

她這麼一說，村人們紛紛點頭，異口同聲的說：「是啊，是啊。」

有一名村人指著王氏說著，「當時那個王氏我可是有跟她說過話的，也是個瘦的，可不是眼前這個像隻肥豬的女人。」

「對，我也想起那個缺德的王氏，可沒有這婆娘一身肥膘。」

村子好久沒有這麼熱鬧了，村長也忍受著饑餓走出家門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情，聽了一會這才知道有個胖婆娘假冒王氏在村子中叫囂吵鬧，不滿地敲了敲手中用來支撐身體的打火棍，沉聲警告王氏，「妳冒充我們村子沐娘子的大嫂，到我們村子有什麼事情？要是不說出妳的目的，我們村子可不歡迎妳。」

「村長，我真的是王氏，是沐森那個死鬼的妻子。」

「妳有何證據可以證明妳是王氏？」

「這是我的路引。」王氏馬上將她的路引交給村長過目。

村長看了眼王氏的路引，冷著臉寒聲質問：「看妳這樣子，應該不是來探親的，今天到我們青埔村來有什麼事情？」

青埔村是一個十分保守、注重名聲的村子，對王氏拋棄兒子的行徑十分輕視與不齒，因此村長看著她的眼神更加輕蔑，自然也不會給她好臉色。

「我今天是來帶我兒子小康走的！」

一聽到這話，小康馬上嚇得哇哇大哭，「姑姑不要把我丟掉……小康會聽話的，姑姑不要把小康丟掉，小康不要走……」

沐綾蘿將他抱進懷中，摸摸他的背脊安撫他，「放心，姑姑不會把小康丟掉，不會讓她把你帶走的，別哭。」

「小康已經入戶籍在我們村裡，是我青埔村的人，妳要帶他到哪裡去？」

「村長，小康是我兒子，我帶他到那裡還需要你同意？」

「官府有令，從這個月開始，百姓不許隨便離開居住地，離開必須有各村村長給的路引，青埔村的人若沒有我給的路引，任何人都不可以離開居住地五里以外的地方。」

「呸，五里，村長，您也講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謊話，五里你騙誰！」王氏朝村長腳邊吐了口痰。

村長臉色難看的瞪著王氏，悻悻地提醒她，「妳若要私自將小康帶走，那可就是拐賣人口，官兵可以馬上將妳抓進官府，信不信由妳。」

村長這麼一說，王氏又回想自己這一路走來，官兵們對路引確實盤查得十分仔細，她的心抽了抽，暗忖，這臭老頭說的該不會是真的吧？要是不老實交代，青埔村這臭老頭是不會給小康路引的，她也就別想帶小康離開。

想到這裡，她馬上一改方才嫌棄的態度，露出阿諛巴結的嘴臉，「村長，方才是我錯了，您大人有大量，別跟我這個婦人一般見識，我是要來帶小康去享福的。」

一聽到享福兩字，沐綾蘿心下馬上提高警覺，無事不登三寶殿，她直覺事情沒這麼簡單，遂問：「享福，不知道是享什麼福？」她輕笑兩聲，「現在到處鬧饑荒，竟然還有福可享，不知道是享什麼福？大嫂，妳也跟我們我透漏一下。」

王氏怒瞪，「你們這一群餓死狗哪裡有資格享福！」

「莫非……大嫂說的享福是能夠吃上大米飯？」沐綾蘿故意誤導村人，「原來大嫂吃得上大米飯。」

「王氏，妳就當個好人，讓我們大家跟著妳一起去享福，吃上一碗大米飯吧。」

「誰說我吃上大米了？」王氏心虛地反駁。

「沒有吃上大米飯，難不成大嫂妳吃上豬肉了，難怪才多久不見，妳就這般珠圓玉潤。大嫂，我相信這陣子妳肯定沒有少吃豬油拌飯，一想到那豬油的香氣……」沐綾蘿一邊故作羨慕，一邊故意引她掉入坑中。

「可不是，那豬油拌飯可好吃了……」王氏不假思索回應她。

村人頓時一陣驚呼，「豬油拌飯！」

看見突然像泛著青眼的餓狼一樣開始圍著她的村人，王氏這才發覺自己上當了，對著沐綾蘿憤怒咆哮，「妳這賤蹄子竟敢套老娘的話來坑老娘！」

「嫂子真是冤枉我了，我何時坑妳了？吃豬油拌飯這事可是妳自己說的，關我什麼事？」沐綾蘿撇過臉不理會她的憤怒，將剩下的一切交給村人去處理。

「王氏，妳真的有豬油拌飯可吃？妳在哪裡碰上這好事？也帶我們一起去吧！」

「妳好心幫大家度過這饑荒，日後村子裡的人也會記得妳的好。」

「就是，就是，王氏，妳要帶小康去享什麼福？」

「可別只顧著自己發達，也帶上我們一起。」

「對啊，王氏，現在這世道妳還能吃得油光滿面，一身肥膘，肯定是享福去了，妳也帶上我們一起啊！」

「呸，貴人要的是小男孩，你們一個個又老又醜，還跟餓死狗一樣，入得了貴人的眼？還想享福，作夢去吧！」

沐綾蘿聞言更覺得奇怪，王氏口中的享福恐怕不是那麼簡單。

「那妳幫我們跟貴人說，要帶小康去享福，得拿幾包米給我們村子，好歹小康是我們村裡的人！」

「妳幫我們度過這饑荒，日後我們幫妳口中的那位貴人立長生牌位。」

村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要王氏帶著他們一起去享福，將王氏團團包圍，讓王氏幾乎招架不住，又聽到要立長生牌位，她管不住自己的火氣，對著村人怒吼，「呸，立什麼長生牌位，高千歲還沒死，你們竟然想給他立長生牌位，是詛咒高千歲是吧！」

高千歲這三個字一出，村人們瞬間臉色大變，紛紛瞪大眼睛不敢相信的看著王氏。

她說的享福竟然是將兒子交給高千歲，這根本是喪盡天良！她怎麼做得出這種事，而且還是拿自己的親生兒子！

王氏發現自己不小心說溜了嘴，引發眾怒，向前一步想硬搶走小康，「沐悅，妳這賤蹄子把小康給我！」

沐綾蘿見村人臉色大變，迅速在腦海中搜尋高千歲這個人，不一會兒，有關高千歲的記憶便浮現在腦海中。

這高千歲是住在鄰縣養老的太監，由於身體上的缺陷，因此愈老愈變態，聽說他常會派人擄回一些走失的小男孩或是小乞丐進行猥褻跟凌虐，半夜不時會有小男孩的屍體被丟到亂葬崗。有一次，他的人在街上抓了一個走失的孩童，那孩童是某個富貴人家的孫子，被找到時已經奄奄一息，還斷了子孫根，雖然救了回來，可以後再也不能傳宗接代，那富貴人家一怒之下告上了京城。

可高千歲在京城認識許多權貴，宮裡更有不少徒子徒孫，因此他只賠了銀子，同時利用關係讓那小男孩進宮，跟在總管太監身邊當小太監，這樁案件才平息。

高千歲日後不再讓手下上街擄小男孩，而是改向人牙子或是窮苦人家買人，但是他的名聲因那次事件臭了十里八鄉，這附近的縣城沒有人不知道高千歲的事情，家中有小男孩的都不敢從他家附近經過。

村長一聽，勃然大怒，「這麼喪盡天良的事情，妳竟然也做得出，滾，馬上給我滾出村子，不准再踏進我們青埔村一步！」

一旁的村人也受不了了，撿起石頭往王氏頭上砸，「滾，不要在這邊髒了我們村子的地！」

「出去，滾，滾！」

村人們群體圍攻，被砸得頭破血流的王氏心知今天帶不走小康，只能灰溜溜的逃走。待王氏滾出青埔村後，村長語重心長地向沐綾蘿交代，「沐娘子，這王氏不是個什麼好東西，肯定不會就此罷手，日後妳還是要小心些，把孩子帶好。」說完，他的眼睛落在她身後竹簍子裡的那些野菜上。這附近的野菜早被摘光，沐娘子上哪裡採這麼多野菜？她一接收到村長饑渴的眼神，就馬上將竹簍子拿下，將裡頭的野菜全部拿出，只留下一點剛好可以遮住那兩顆泥丸的菜葉。

「村長，這些野菜是我找了一整天才採到的，不多，我就留一點可以餵兩個孩子，剩下的您作主分給村人煮個野菜湯吧。」

看著這一籮筐的野菜，在以前看來是上不了檯面的，可在這連樹根都啃的時候，可是比金子還矜貴，沐娘子肯將自己辛苦找了一整天的野菜分出來，實屬難能可貴。

「好、好，妳有心了，日後我們青埔村的人會記得妳這恩情的。」村長滿意的點頭。

「村長千萬不要這麼說，今天要不是村長跟各位村人，小康恐怕會被帶走，這些野菜算是我感激各位村人的一點心意吧。」她向周圍的村人點頭致意，又道：「村長，孩子受到不小的驚嚇，我先帶他們回去喝點水壓壓驚。」

「嗯，妳快帶他們回去吧。」村長轉而指揮著村人，「你們幾個把這些野菜全拿到祠堂，在那邊煮野菜湯，其餘的通知其他人到祠堂來，每人分食一碗野菜湯。」

沐綾蘿偷偷瞄了眼開始拿野菜的村人，而後趕緊牽著兩個孩子回家，就擔心竹簍子裡兩團泥團的祕密被村人發現。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現在她是「懷肉其罪」，所以還是趕緊離村人遠點好，免得被發現，她是無理也說不清。

晚餐將剩下的一隻雞也吃了，之後沐綾蘿燒了兩大鍋熱水，把自己跟兩個小孩狠狠地刷洗一番，感到全身舒暢，正要躺下睡覺，忽然想起他們吃的雞骨頭還沒有處理掉，要是被村人發現他們有肉吃，可會給自己招來麻煩。

這雞骨頭還不能隨便丟，該怎麼處理？丟灶裡一把火燒了？不行，大半夜的生火更會引起別人懷疑。要不挖個坑把雞骨剁碎埋了，正好可以當花肥，應該沒有人那麼閒，去刨別人家的土吧？

就這麼辦吧，趁著天黑沒人看見，把雞骨頭剁碎埋到後邊牆角，不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

她確定兩個孩子都熟睡後，拿起小鐵鍬，端著雞骨頭往後院的圍牆邊走去，藉著微弱的月光開始在牆角刨土，心想挖深點免得被跳進來的野貓、野狗翻出來，那就慘了。

只是挖著挖著，鐵鍬好像敲到什麼東西，有點硬，不像泥土，她又用力挖了幾下，看到下頭埋著一個雕著奇怪圖騰、如珠寶盒般大的黑盒子。

她將黑盒子拿出，抹去上層的泥土時，手指不知道被什麼劃過，當場滲出一滴血，落在這黑盒子上，滲進了圖騰之中。

她不在意的輕輕抹去上頭的血漬和泥沙，只是不知是她眼花還是怎麼的，隨著她的動作，她好像看到黑盒子上的圖騰在微弱的月光照映下發出閃亮的光芒。

沐綾蘿疑惑地將黑盒子打開一看，發覺裡面竟然裝著新鮮白米，為什麼會有人將白米埋在這

牆角下？

她看了眼手中的黑盒子，又瞄了下剛剛挖的那個洞。

咦，那個洞裡好像還有什麼東西！

她將黑盒子放下，拿起小鐵鍬繼續挖，結果又挖出兩個大甕，一甕裡頭裝著各種種子，一甕裡頭裝滿銀子。

看到那些種子，她並沒有什麼感覺，可是當她看到那一甕閃亮亮的銀子，整個人頓時激動了一把，有這些銀子就暫時不必擔心會餓死了。

不過這些銀子看來藏在這裡有些年代了，難道是之前的屋主埋的嗎？

不管了，反正現在這屋子地契的主人是沐悅，那這些就是她的。有了這些銀子，她可以到鎮上買點生活日用品還有調味品，而這一甕種子也可以讓他們吃上好幾天。

沐綾蘿從沐悅的記憶中得知，她睡的那個炕後頭有用來存放貴重物品的小密室，這小密室必須貓著身子進入，大小大約半張床這麼大，只要搬開炕尾用來偽裝的土磚跟櫥櫃，就看的到那個小密室。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個小密室，沐悅也不知道，她搬到這屋子時就有了，還是她在打掃時推開櫥櫃，看到掉落的土磚才發現的。

沐綾蘿埋好雞骨頭，便把那兩甕東西抱回屋裡，拿出幾錠銀子跟一些種子，把剩下的放到小密室裡，再拿出黑盒子將裡頭的米倒一半出來泡水，準備明天用這些米加些剩下的雞凍煮雞汁粥給孩子吃。

等一切都弄好後，她累得幾乎挺不直腰，趕緊上床休息，可是她明明很累、很想睡，躺到炕上卻一點睡意也沒有，腦海中不斷出現沐悅的過往記憶。

那麼多記憶，可以說是從小到大的生活都在她腦海中重演一遍，然而有一件事從來不曾出現，就是沐悅未婚懷孕生下小福一事，她竟然沒有一絲的印象，不，應該是說連沐悅都不知道自己為何懷孕，還因此差點被浸豬籠，如若不是哥哥沐森趕回救了她一命，這沐悅早就被沉塘冤死了，也輪不到她穿越。

這麼重要的事，為何沐悅會一點印象都沒有呢？該不會是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祕密吧？可是就算是祕密，也是屬於沐悅的祕密，怎麼會連當事人都不清楚？

想著想著，眼皮愈來愈重，沐綾蘿漸漸進入夢鄉沉睡。

與此同時，凌宇逍站在窗櫺邊凝視著窗外的夜色，聽著下邊街道不斷傳來的無力呻吟，又想到今天所接獲的情報，讓他煩躁不已。

因饑荒的關係，一向對東璃國虎視眈眈的烏溜國正在加緊操練大軍，各種情資皆透漏烏溜國有舉兵來犯的意圖，明年春天是最有可能大舉入侵的時間。

現在東璃的大軍正在加緊操練之中，一旦發生戰爭，皇帝定會命凌家提前將新式兵器送往前線，若凌家無法完成，耽誤軍事，到時凌家恐怕會淪為這戰爭下第一個犧牲的家族。

戰爭有可能隨時爆發，尋回那批新兵器一事迫在眉睫，必須在冬天來臨之前找回才成，只是他與手下一路追查到大黑山後，線索便像斷了線的風箏似的，再也搜查不到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他與手下分批進入大黑山各處進行搜查，也始終毫無所獲。

叩叩，門外傳來兩聲刻意壓低的敲門聲音。

緊接著一個身形健碩、身穿青衣的男子進入，抱拳道：「少主，抱歉，屬下來遲，讓您久等了。」

「鐵雄，用過晚膳了嗎？」凌宇逍掩上窗子，問道：「路上遇事了？」雖是問句，但他心中已了然。

「少主不必擔心，屬下路上已經用過乾糧，不過下山前來與少主會合的途中，確實是遇事了。」鐵雄不敢隱瞞，趕緊道：「少主，屬下在大黑山見到了二少爺！」

「凌宇棠？」他驚詫地看著鐵雄。

「是的，他身邊還跟著一些有功夫底子的高手。」鐵雄表情凝重的點頭，「見到他的當下，屬下也有些錯愕。」

「屬下驚覺不對，偷偷跟上去，可二少爺跟他身邊的人察覺有人跟蹤，很快地消失在樹林，屬下找了許久，始終找不著，這才趕下山來。」

「你確定你沒看錯，真是凌宇棠？」鐵雄是他的心腹，鐵雄的能力與處事他自然清楚，沒有確定的事情是不會同他說的，只是鐵雄說在這邊看到三房的堂兄，他還是有些不太相信，畢竟二堂兄這時應該在京城處理被燒毀的兵器庫房，為何會出現在邊界，還是在大黑山上？

「少主，其他少爺屬下不敢說，但掌管兵器庫的二少爺屬下還能認錯？雖然只是匆匆一瞥，不過屬下確定自己沒有認錯人。」

凌宇逍虎口抵在下顎沉思，同時將這幾個月所收到的消息重新理了一遍，「鐵雄，你說凌宇棠突然出現在大黑山有什麼目的？」

鐵雄為自己倒杯水，喝了口後，聳了聳肩說道：「總不會是來問您事情調查的如何。少主，您可是奉家主命令祕密調查新兵器被盜一事，連您的父母親都還以為您在笑傲江湖，二少爺更不可能知道。」

鐵雄這話倒是點醒了凌宇逍，他冷沉的看了鐵雄一眼後，「你還記得兵器庫失火後的調查裡頭，有一條提到，事情有可能是內賊所為。」

「內賊……莫非少主您懷疑……」

「對，雖然我知道這人品行不端，但我以為對於家族生意他還是看重的，應該不會做出對家族不利的事，可你今天既然在大黑山上看到他，這就讓我不得不懷疑他了。」

鐵雄握拳怒擊掌心，低喝道：「要真是他，那他可真是個畜牲，狼心狗肺的東西，枉費家主不論嫡庶這般看重他，還將最重要的兵器庫交給他管理！」

「如果真的是他，我會讓他付出慘痛代價。」凌宇逍勾出一抹陰森的冷笑。

「少主，您接下來打算怎麼做？」

他勾勾手指示意鐵雄向前，「你明日一早……」

翌日，天剛破曉，空氣中帶著濕潤的水氣，順著窗縫鑽入屋內，沐綾蘿眯著眼睜了下窗外的天色，時間還早，她想繼續賴床，可是一想到今天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便不敢再拖延，伸了伸懶腰下炕煮早膳。

清早醒來，沐綾蘿生火打算煮雞粥，這才想起今天要到鎮上去，煮稀粥吃肯定很快就餓，想了下，決定再多放一把米，煮得濃稠點才能抗餓。

她放下手中的柴火，拿過那黑盒子打算再抓把米，可是當她打開黑盒子，看到的卻是滿滿的

白米，她頓時愣住。

這是怎麼回事？昨晚她明明倒出一半來，為什麼今天一早它又滿了？

沐綾蘿眨了眨眼，看著手中黑盒子心底升起一個念頭，莫非……

她把裡頭的米全倒出，只留兩三顆米粒，然後將這黑盒子也放到那小密室裡，是不是如她所猜測的，明天就知道了。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煮飯餵飽兩個小傢伙。

就在她忙著生火煮粥時，外邊傳來呼喚她的聲音——

「悅兒，悅兒啊！」

是住在轉角處的鄰居桂花孀。這桂花孀在沐悅搬到村子開始，直到生下小福後，一直都很照顧她，在她餓死前，孩子們所吃的那些米糧也都是桂花孀偷偷拿給她的。

沐綾蘿連忙蓋上鍋蓋走出去，看著髮絲半白的桂花孀提著一個空竹籃，不禁感慨。原本身材壯碩的桂花孀，因饑荒的關係，已經瘦成骨架子了，神情看起來十分疲憊，但一雙眼睛還是很有神。

她問：「桂花孀，妳找我有事？」

桂花孀一看到她，馬上拉著她的手，心疼的責備她，「我到我兄長那邊借米糧，這幾天不在，昨晚一回來就聽說妳把挖了一天的野菜都分給村人了，妳怎麼這麼傻啊，那一堆野菜妳跟兩個孩子可以吃好些天啊！」

「桂花孀，昨天那情況妳沒看到，要不是有村人跟村長，小康肯定會被被我嫂子帶走的，一點野菜算是我對村人們的感激之意。」

桂花孀氣呼呼地說：「妳那嫂子真不是個東西，以後定會有報應的。」

「對了，桂花孀，妳到兄嫂家借米糧，借得如何？」

「唉，別提了，我娘家那大嫂也不是個東西，這次沒借到米回來不打緊，妳張大叔還被我娘家那大姪子推倒受了傷，大嫂怕要賠醫藥費，馬上將我們趕出娘家。」說到這裡，桂花孀辛酸的眼淚就忍不住掉下，「昨天到今天，我們兩夫妻除了水外，一點東西也沒得吃，我來找妳就是要問妳，妳在哪裡摘到野菜的？」

聞言，沐綾蘿食指比在唇間，要她不要聲張，拉著她進入廚房，「桂花孀，妳跟我來。」

「悅兒，妳神神祕祕的拉我過來做什麼？」

「桂花孀，我偷偷告訴妳一件事，我昨天在山下採野菜時遇到了貴人，他看我一個女人又帶了兩個孩子到處找野菜，很是同情，就將他獵到的野兔給了我一隻，更給了我一小包米。我把野兔處理了，妳等等，我剝一半給妳帶回去跟張大叔一起吃。」她從灶爐底下挖出那團泥丸。

「這是……」看到那泥團，桂花孀忍不住皺眉頭。

「帶野物回來會被人發現，我怕被搶，所以昨天我躲在溪邊把這兔子烤熟。因為沒有鍋子可以煮，我就用蓮蕉葉把兔子包裹好，外面再糊上泥土，直接在火上烤，烤好也沒敢敲開，就怕味道傳出來，偷偷拿回來後，就藏到這灶下，讓它慢慢烘。」

「雖然烘的時間久，兔肉是柴了些，可是可以吃久一點不是嗎。」她一邊說，一邊拿過放在牆角邊的一塊石頭，將外頭裹的泥土敲破，露出散發著淡淡葉子香的烤兔肉，拿過菜刀將兔子剝成兩半，帶頭的那一半給了桂花孀，「這一半給妳。」

桂花嬌驚呼著猛搖手，「不成，不成，悅兒，妳自己還要帶兩個孩子，怎麼可以給我一大半！」

「桂花嬌，我跟兩個孩子能挺過饑荒，可多虧了妳跟張大叔把你們的口糧分給我們，否則我們三人早就挺不過去了，妳別跟我客氣，收下吧，妳別嫌棄就好。」

她從櫃子裡拿出幾張乾荷葉，把半隻兔子裹好，又把剩下的半碗白米倒在荷葉上包好，放到桂花嬌的竹籃子裡，再在上頭覆上一些昨天剩下的野菜。

看著籃子裡的食物，桂花嬌開心得直掉眼淚，「悅兒，謝謝妳，謝謝妳。」

「桂花嬌，妳收好，千萬別讓人看見，趁著天色還早，外頭沒人走動，趕緊拿回去煮了，跟張大叔好好吃上一頓飽飯。」

「好，我這就回去煮給妳張大叔吃。」

在這饑荒時期，家裡只要有一點吃的，誰都不敢聲張，桂花嬌自然也知道，提著籃子離開沐綾蘿家時，還不忘左顧右盼，確定沒人了，這才小心翼翼地迅速回家。

看著桂花嬌的背影和灶頭上那半隻叫花兔，剩下這麼一點，這表示她少了一天的糧食，看來得先進山辛苦的找尋野菜，鎮上暫時不能去了，讓她有些懊惱，不過把食物分一半給真心對她好的人，她不後悔。

第三章 大山食材任人挑

沐綾蘿餵飽小福跟小康後，拿上柴刀、鏟子、一個小鍋子，帶上一點鹽，之後領著兩個孩子再度進山。這一次她決定到溪邊就好，昨天烤叫花雞時，她看見溪底有不少魚，那魚滿碩大肥美的，只要能抓到幾尾魚，今天又能飽餐一頓。

這條溪前幾個月呈現乾枯狀態，約莫半個月前，山上連下幾天大雨，這條溪水才又豐沛起來，連帶著將深山湖泊裡的一些魚蝦給沖到下游。

溪邊不遠處有一片竹林跟一大片野生蓮蕉，那邊應該有不少筍子，她打算挖些筍子回來煮，並把蓮蕉的塊莖挖回來，經過加工日曬後做成粉，可以拿來做粉條或者勾芡等等，若是搗碎，則可以製成粉煎餅，這樣就不用擔心餓死，這蓮蕉又稱蕉藕，在光復初期可是人民的主食之一呢。

沐綾蘿來到溪邊，扯了一把芒草，編成簡易的漁網，放到水底捕魚，而後帶兩個孩子到竹林邊。她砍了兩根較粗的竹子，把竹子砍成幾節後剖成兩半當裝水、煮飯的容器，挖了幾顆筍子，打算煮竹筍湯。

小康一看到那幾顆他從未看過的尖尖東西，好奇地湊過來，不懂姑姑為什麼對著什麼也沒有的地挖下去，就會有這種東西出現。

「小康，來幫姑姑把筍子放到竹簍子裡。」

「姑姑，這可以吃嗎？」

沐綾蘿對小康咧嘴笑道：「可以，而且很好吃，一會兒姑姑煮給小康跟小福吃。」

小康驚喜地看著筍子，猛點頭，「好，姑姑煮的東西好好吃，小康喜歡吃。」

一旁的小福聽到有吃的，開心地拍手，「吃，吃，吃好吃。」

「小康，這些筍子夠了，我們回到溪邊去，說不定已經抓到魚了，到時姑姑煮魚湯給你跟小福吃。」她背起竹簍子，抱起小福。

回到溪邊後，沐綾蘿發現漁網裡已經捕獲不少魚，而且他們運氣不錯，其中有幾尾魚，剛好大小可以放到竹筒裡，只要撒上一些方才在溪邊摘的野薑花一起蒸煮，相信味道一定很棒。

她看了看四周，撿來一些石塊，架起一個臨時的灶台，生火，把帶來的米放進竹筒裡，打算煮竹筒飯。

火堆的火已經夠旺，她拿木棍將火堆裡的火炭撥開，放進裝著米的竹筒，再用木棍將火紅的木炭堆攏覆蓋在上頭，讓炭火的溫度滲入竹筒內，慢慢將米飯煮熟。

「姑姑，小康也要幫忙。」這時，小康牽著小福蹲在沐綾蘿的身邊，眼睛一眨不眨，模樣認真的看著她怎樣幹活。

來到大石頭邊處理魚的沐綾蘿微微側頭看著身邊這兩個小包子，他們眨巴著眼期盼也可以幫忙的可愛模樣，讓她一顆心都融化了。

「好，小康帶弟弟也幫姑姑做事，有小康跟小福幫忙，這樣我們就可以早一點吃午飯了。」她將處理乾淨的魚放進竹筒交給他，指著一旁樹葉上放的野薑花，「小康，你跟小福一起將剛才摘的野薑花放在竹筒中。」

「就是把花放到魚身上，小康會做，小康教小福做。」小康帶著小福小心翼翼的將野薑花放進竹筒裡。

趁著空檔，沐綾蘿將已經剝好殼切成片的筍子丟進鍋子中，先煮一次退掉青澀味，再重新加水正式煮筍子湯。

不一會兒的工夫，兩個小包子便將每一個竹筒內的魚身上鋪好野薑花，拿給沐綾蘿。

她在魚身上灑了些鹽，將竹筒蓋好，把竹筒魚放入炭火堆中。

看著一旁也已經處理好的幾隻小魚，她索性削幾根竹籤將魚串起來，豎插在灶台邊烘烤，可以帶回去當晚膳吃。

她再度把漁網在放回溪裡，而後帶著兩個小傢伙去那片蓮蕉園挖蓮蕉。

這片蓮蕉園占地頗大，埋在底下的莖塊應該不小，今天挖一些回去做成蓮蕉粉，就真的不用擔心沒有食物可以吃了。

她忙著挖蓮蕉，讓小康負責照顧小福，並幫她看著爐火堆上的竹筒。

就在竹筒冒出陣陣白煙，傳來陣陣竹子香氣時，小康突然站起來大聲喊道：「你是誰？為什麼要站在我們的食物旁邊？不准搶我們的食物！」

他看那人怎麼樣也不肯離開，急得都哭了，對著沐綾蘿哭喊著，「姑姑，有人要搶我們的食物！」小康一哭，小福也跟著哭。

沐綾蘿聽到兩人的哭聲，趕忙放下手中挖到一半的蓮蕉跑過來，就見前方不遠處有一名男子站在他們的灶邊盯著他們的午餐看著。那男子劍眉濃密，五官深邃，身形挺拔偉岸，穿著灰藍色俐落短打，手拿弓箭，髮髻散亂，滿臉落腮鬍，許是漂泊在外，不便打理。

兩人相互對視一眼，那男子手中的弓箭被她認出來，是昨天好心送他們野味的獵人，她連忙拍了拍哭個不停的小康跟小福，「不哭，不哭，小康你忘記了，這是昨天送我們野雞的那位大叔啊。」

一聽到野雞，小康立馬不哭了，小福也跟著止住眼淚，任由沐綾蘿牽著往那好心男子身邊走去。

凌宇逍有些不可思議地看著火堆上那幾個不斷冒著白煙、傳出陣陣香氣的竹筒，其間還夾雜著花的清香。

沐綾蘿指著竹筒介紹，「那是竹筒飯、野薑花竹筒魚跟筍子湯。如果你不介意，就跟我們一起

吃吧。」她笑道：「昨天謝謝你送我們的野雞跟野兔，很好吃。」

凌宇逍看著眼前這個瘦得乾癟，身上沒有一點肉的女人，可她臉上那對清澈靈動的水眸卻十分吸引人，讓人忽略其他不足，又看到那兩個眼眶裡含著淚珠的小男孩，這才想起原來是昨天將他當成墊背的那個小娘子，難怪他覺得他們有些眼熟。他疑惑地問道：「妳是青埔村的村人吧？怎麼會在這？」

看他的眼神，她大概也猜得出來他的不解，回答道：「我跟兩個孩子都要餓死了，不進山沒有東西吃，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什麼不能進山的規矩，她才管不了這麼多。

他點點頭，認同她的說法。

她蹲到火堆旁邊，用木棍將竹筒上頭的炭刨開，而後慢慢地把火堆裡頭已經被烤成枯黃色的竹筒拖出。

兩個小包子不敢靠近火源，蹲得遠遠的，瞪著一雙圓溜溜的大眼睛，期待又興奮的看著那幾個冒煙的竹筒，因為他們知道有東西可以吃了。

小康眼巴巴的盯著竹筒，小手揉揉自己的小肚子，舌頭舔著嘴巴，嚥著口水輕輕問：「姑姑，小康跟小福的魚烤好了嗎？可以吃了嗎？」

沐綾蘿笑著說：「可以吃了，不過現在很燙，等它稍微涼一點，姑姑先把東西放到大石頭上，之後就可以吃了。」

她取來一些水將火給澆熄，並將竹筒夾到一塊平整的大石頭上，掀開竹蓋子，翻動一下竹筒內的食物，確定熟了，遞給凌宇逍一雙方才削的竹筷子，「坐下來一起吃吧，這時候你回到山上也過了午膳時間。」

看著她遞來的筷子，他反而有些猶豫，「現在山下正鬧饑荒，妳這麼慷慨……」

「這些東西都是山上的，又不是我花錢買的，真要這麼說，你昨天送我的野雞跟野兔怎麼算？」

「說的也是，那我不客氣了。」用竹子烹煮的食物他還真沒吃過，心中確實想嘗試看看，尤其是那用竹子煮的飯，散發出陣陣香氣，讓他不由得感到饑腸轆轆。

「你別客氣。」她餵小福吃了口加了魚肉跟筍湯的竹筒飯，「趁熱吃吧，要是這香氣飄到山下，一不小心引來村民就不好了，我可不想成為被討伐的對象。」

她拿過一個竹筒飯，將飯挖到用來當碗的竹筒裡，夾了些雪白的魚肉跟筍片放到上面，遞給小康，又給他一根木頭做的小調羹，讓他慢慢挖著吃，「小康，小心，燙唷，還有魚肉要慢慢吃，有吃到魚刺要吐出來。」

小康乖乖的坐在一顆較小的石頭上安靜用餐，小心翼翼地吃著這麼長日子以來的第一頓白米飯，一吃下去，整個眼睛都眯起來了，顧不得說話，一口口挖著自己的竹筒飯，仔細吃著魚肉。

凌宇逍掀開其中一個竹蓋子，一股野薑花清香撲鼻而來，「這是？」

「這魚是加了野薑花一起悶烤的，吃起來會有野薑花的香氣，你嚐嚐。」她稍微介紹了一下。他挑起一塊滑滑嫩嫩的魚肉送入口中，馬上被融合了竹香的鮮美滋味給震撼，東璃國的人民一向不太吃魚這一類海產，因為不管如何烹煮，總會有一股魚腥味或是臭味，且口感粗硬，不好入口，可他萬萬沒想到這位小娘子所烹煮的魚會這般好吃。

「怎麼？不合口味？」

「不是，是我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魚！」他搖頭，縈繞唇齒間那沁人心脾的野薑花清香讓他

意猶未盡，即使是御廚，恐怕也做不出如此軟嫩味美的魚吧！

「那就多吃些吧，還有竹筒飯，你也嚐嚐。」

難得吃到這麼好吃的魚，他不再客氣，一下子就吃完一尾烤魚，之後夾了片筍子吃，可吃進嘴裡的味道讓他一陣疑惑，好奇地夾起筍片上下翻看，「這是……」

她笑咪咪的，「筍子，好吃吧。」

「為何這筍子吃起來完全不會苦澀，而且很嫩？在我的印象中，筍子就像麻布，吃起來十分粗糙。」

「我處理過，當然不會那樣。」從他所說的話，她聽出了這東璃國的人還不懂得怎麼烹煮魚與筍子，也許日後她可利用蓮蕉、魚跟筍子這些食材來發家致富！

「原來如此。」這筍子的嫩脆口感讓他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

「這筍子還有很多做法，可不是只能煮湯。」她一邊餵小福吃東西，一邊介紹道：「例如做成酸筍、筍乾之類的，可以保存很久，冬天沒有新鮮蔬菜可以食用時，也可以用來代替蔬菜。」

「唷，是嗎？」他第一次聽到筍子還可以在冬天代替新鮮蔬菜的，要是真的可以，那百姓們或者是前方士兵到冬天就不愁沒有蔬菜可食用。

她感嘆的道：「是啊，其實不要說山上，像路邊或者溪邊就有很多植物可以代替主食，只要肯花點氣力進山或者到路邊挖掘，就不會平白無故死那麼多人了。」她讀農業系，知道很多植物只要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食用，可是沒有人發現，因此白白犧牲許多性命，讓她見了十分心疼。

「很多東西可以吃？例如什麼？」

「我採的那些蓮蕉，就是很好的主食替代品。」

凌宇逍濃眉緊蹙，看著她竹簍子裡的那些蓮蕉，那東西怎麼吃，可別吃出問題！

「你不相信？」她看著他，之後摸摸小福的肚子，確定他已經吃飽了，而送她野雞的好心獵人也已放下筷子，便不客氣的將小福塞到他手裡，拿起筷子開始吃午膳。

「是的，從未聽過蓮蕉可以吃。」他回答著，沒想到她會突然塞來東西，愣了愣。

「先幫我抱一下，下次有機會，我請你吃蓮蕉做出來的東西吧。」

凌宇逍怔愕地看著懷中張著一雙骨碌碌的黑色大眼看著他的小福，片刻後才回過神，「呃……妳慢慢吃吧。」他笑看著懷中這個流著口水對他傻笑的小包子，竟然生不出厭惡之心。

他一向不喜歡小孩，覺得他們很吵很煩，可是不知道怎麼回事，他不討厭這個小包子，甚至還忍不住伸手逗弄他。

「麻煩你了。」

凌宇逍抱著小福走到芒草邊，抽了幾根芒草後走回來，將小福圈在自己的臂彎之中，兩手拿著芒草不知在編什麼東西，不一會兒，一隻栩栩如生的蚱蜢完成。

小康顧不得吃飯，兩眼放光的看著那隻蚱蜢。

凌宇逍揉揉他的頭將蚱蜢給他，囑咐道：「吃完飯才可以玩。」

之後又開始編另外一隻蚱蜢給小福，當小福收到他的蚱蜢時，雖然不像小康兩眼放光，但是也開心地猛拍手，興奮的玩著芒草蚱蜢。

接著兩人互通姓名，在閒聊中對彼此也有了簡單的了解，凌宇逍又趁空編了不少小動物給兩個孩子，直到沐綾蘿用完午膳，他幫她從溪底抓了幾尾大魚，甚至還獵了隻野雞給她，之後

才返回山中。

今天有凌宇逍的幫忙，他們三人未來幾天的伙食又有著落了，沐綾蘿決定最近不進山，先回去製作蓮蕉粉到鎮上販售，也許她發家致富的機緣就在這裡。

只是光靠她一人採蓮蕉是不成的，也許她該去找村長，請村長幫忙，不過目前這一切都是空談，她得先製作出成品才有辦法說服村長。

沐綾蘿牽著小康和小福從溪邊回來，村人見她背著滿滿一籮筐白色、紫紅色的東西，都十分好奇。

有眼尖的村人認出那是蓮蕉根，忍不住詢問她這東西可以吃嗎？

當她點頭準備說可以時，一記拔尖嗓音便傳來——

「噲，這種東西可以吃？別笑死人了，沐娘子妳可別害村人們被毒死啊！」

不一會兒，一名穿著綠底碎花短褐，年約十七歲，顴骨突出的姑娘推開圍觀的村民，輕蔑的睨了那一簍子蓮蕉一眼。

「翠花，妳別說笑了，往日我們做麻糬、做紅龜粿，下面也是鋪這蓮蕉葉子，從沒聽見有人吃死的。」

「就是，會死，早就死一堆人了。」

「葉子吃不死人，不代表埋在土裡的也吃不死人，你們可別忘了，葉子我們從來沒有吃下肚。」

村人想了想也有些認同，紛紛打消繼續詢問沐綾蘿蓮蕉做法的念頭。

沐綾蘿掃了煽動村人的孫翠花一眼，這孫翠花住在她家前方一點，是個手腳不乾淨的，常常趁著沐悅不在或者是半夜翻牆到她家偷東西。

沐悅會被活活餓死也有她的手筆，要不是她半夜偷了沐悅一半的米糧，沐悅也不會為了省下為數不多的食物給兩個孩子吃而活活餓死。

「毒死？妳可是沒少到我家廚房翻箱倒櫃，要是會毒死人，妳不早就被毒死了。」沐綾蘿背起那簍蓮蕉，冷冷丟下這句話，牽著兩個孩子往自家方向走去。

這句話的涵義很大，表明了孫翠花常到沐悅家裡偷東西吃。

「沐悅，妳是什麼東西，竟敢這樣汗蟻我，說我上妳家翻箱倒櫃，妳有什麼證據！」孫翠花看村人看她的眼神全帶著一抹鄙視，扯著嗓門大吼，「妳今天不說清楚，我們就上村長那裡評理去，讓村長還我一個公道！」

沐綾蘿停下腳冷冷看著她，「行啊，這樣正好讓村長幫我問問妳，為何我哥送我的銀簪子會在妳的髮髻上，別跟我說那是妳的，我哥送我這銀簪子時，特地請師父在上頭刻了一個月亮，代表我的名字悅字，各位村人要是不信，可以讓她拿下來檢查，就知道誰汗蟻誰。」

那根銀簪子是沐悅餓死前被拿走的，當時她已經毫無力氣動彈，孫翠花又正好溜進她家偷糧食，以為她在睡覺，自她髮髻上拔下，現在剛好藉這機會拿回。

一名婦人眼疾手快的一把抽出孫翠花髮髻上的那根銀簪子，眯眼一看，大聲嚷嚷，「果然有一個月亮！孫翠花，妳這手腳不乾淨的，竟然偷沐娘子的銀簪子！」

「唉噲，真是要不得喔，以後哪戶人家敢要這種手腳這麼不乾淨的姑娘進門……」

「就是啊，老孫家的臉面都被她丟光了。」

孫翠花連忙反駁，「呸，胡扯什麼，誰說我偷的，是我在地上撿的！」

「妳撿到了，那妳不是該還給我嗎？還是妳想占為己有？我記得東璃有一條律法，撿到他人物品不歸還者，一經查證屬實，可是要挨板子的！」沐綾蘿雙臂抱胸，冷眼睨著氣得臉一陣紅一陣白的孫翠花，「碰上律法，就是村長也不敢徇私，不知……」

一聽到要挨板子，孫翠花頓時心慌不已，馬上扯過那根銀簪子丟到沐綾蘿腳邊，「既然是妳的，妳就拿回去，省得礙我的眼，死人送的東西我戴著還心慌！」

沐綾蘿撿起腳邊的銀簪子，拍掉上頭的灰塵，冷笑了聲，意有所指地提醒她，「孫翠花，夜路走多了可是會遇到鬼的，勸妳還是不要常常半夜出門，否則哪天就真的遇到了。」

「妳！」

「小康、小福，我們走。」東西既然要回來了，她懶得再搭裡這個孫翠花，牽著小康、抱著小福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孫翠花有些心慌的看著沐綾蘿的背影，怎麼也想不明白，這個一向軟弱好欺負的沐悅，平時明明不管怎麼欺負，她都一聲也不敢吭，怎麼現在突然變得這麼精明、強勢，還會跟她扯律法？

沐綾蘿一回到家，門好大門後，隨即把竹簍子裡的蓮蕉全倒到井邊，並將藏在底下的野雞跟今天捉的魚拿出，打算用鹽將這些魚給醃了，而野雞則一半用來煮竹筍雞湯，等天黑後再將另外半隻給桂花嬸送去。張大叔現在受傷，正需要營養補充。

她先處理這些已經在溪邊清洗乾淨的蓮蕉，現在只要將它們壓碎榨出汁，濾去纖維雜質，用水清洗數次，靜待一夜，等待水中所含的粉質完全沉澱，再倒掉上部的水，將下面沉澱的水粉裝入布袋中，擠乾多餘的水分，最後曝曬至完全乾燥，壓碎成粉，就成為蓮蕉粉。

製成蓮蕉粉便能做成粉條，可以涼拌現吃，也可以曬乾保存很久。

沐綾蘿忙著敲碎這些蓮蕉，小康好像懂這些做出來都是好吃的吃食，很乖地帶著小福在一旁玩著凌宇逍做給他們的草編蚱蜢，不敢來吵她。

都說窮人的孩子當家早，看來一點也沒錯，小康才幾歲就知道幫她將小福照顧好，不來打擾她工作，這麼乖的一對小兄弟，讓她看了十分心疼。

「悅兒、悅兒。」大門外傳來桂花嬸的聲音。

牽著小福拿著草編蚱蜢在院子裡玩的小康一聽到便衝過去開門，「我來開門，我來開門。」見到桂花嬸後，他有禮貌的打招呼，「桂花奶奶好。」

「小康，乖。」桂花嬸捏捏他的小鼻子，一走進院子便看見沐綾蘿正忙著提水與攪拌，忙得一身汗，不解地問：「悅兒，妳在做什麼？」

沐綾蘿用手抹去額頭上的汗漬，問道：「桂花嬸，這時間妳怎麼來了？」

「還不是聽說了妳跟孫翠花的事，怕妳吃虧，趕緊過來看一下。」桂花嬸走過去幫她提了桶水加進她不停攪拌的蓮蕉渣裡，「妳這是……」

「吃的，等我做好，我們就有食物可以吃了。」

桂花嬸驚呼，「食物？這蓮蕉可以吃？」

「是的，等這些粉沉澱後曬乾，就可以做成涼皮或是粉條。粉條有點類似麵條，可口感完全

不一樣。」

一聽到這可以做成吃食，桂花嬌兩眼一亮，撩起衣袖，「我來幫妳，兩個人比較快。」

有了幫手，做起來速度快了許多，不過沐綾蘿跟桂花嬌仍忙到天黑，才將所有壓出汁的蓮蕉纖維清洗完畢。

現在只要靜待一晚，等水中的所有的粉質沉澱，明早過濾水分曬乾，就可以開始製作粉條了。

「悅兒，明天早上我跟妳一起上山去挖蓮蕉，再多做些，要是夠我們自己吃，就把它賣出去，說不定還真的會賺個鉢滿盆滿的。」桂花嬌看著這一盆一盆的蓮蕉水就好像看到一堆糧食在眼前，笑得合不攏嘴。

沐綾蘿搖搖頭，「不，我想過了，我不打算發這國難財，現在全國餓死的百姓太多，我打算等做出成品就拿著成品請村長去找縣令，讓他向上呈報或是推廣，這樣可以救助更多災民。」

「這樣不是很可惜？」

「桂花嬌，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且現在全國鬧饑荒，我們這樣把吃食賣出去，當下也許是會賺個鉢滿盆滿，可是難保不會招來妒忌眼紅，這些都還算其次，要是有人買不到或者吃不上，動了殺機呢？」

沐綾蘿看桂花嬌一臉心痛的不捨模樣，最後不得不將自己最初的想法告知她，「桂花嬌，其實我本來也想狠狠發一筆國難財，可是回頭想想，這樣不妥，就怕有命賺，沒命花，想來想去，還是將這製作方子交給官府，讓他們去處理，我們的小命才安全。」

桂花嬌有些心疼得放棄這麼一個發財的好機會，不過再仔細想想，這樣做也好，聽聞因為饑荒，現在各地都有為了搶糧而暴動的消息傳出，要是因為賺錢而賠掉自己的性命，就太划不來了。她點頭，「就聽妳的，咱們不貪這錢，要是我們真這樣做，就跟那些黑心糧商一樣了！」

「桂花嬌，妳能這麼想就好，我們日後找別的機會發財，眼前這個就不要想了，明早我去找妳，我們再一起去挖蓮蕉根。」

「好，妳今天累了一天，早些休息，妳張大叔一個人在家，我先回去了。」

沐綾蘿笑著說好，左右觀望，特別朝某個特定點看了下，接著神祕兮兮地拉著桂花嬌進入廚房，「桂花嬌，等等，妳跟我來一下。」她一進到廚房便將那半隻野雞還有幾尾魚拿出來，「桂花嬌，這些給妳，我本來打算等天黑外頭沒人走動再把東西給妳送去，現在妳來，我就省得走這一趟了。」

桂花嬌眼睛是瞪得老大，不敢相信地看著在她眼前晃動的東西，「悅兒，這……妳才剛給我半隻兔子肉，現在又給我這雞跟魚……」

沐綾蘿將雞跟魚用葉子包好，外面順便放了些蓮蕉根的殘渣，免得被剛好經過的人瞧見。她道：「張大叔現在受傷，要多喝魚湯傷口復原得才快，妳別跟我客氣，其實我也只是借花獻佛，這些都不是我打的，是今天我在挖蓮蕉根時，昨日那位好心的獵人剛好經過，以為我找樹根要充饑，看我可憐，所以又順手送我了。」她不想讓桂花嬌有其他想法，因此隨口胡扯了下。

「這個獵人可真好，饑荒鬧得這麼嚴重，竟然還能隨手送人獵物的。」一想到自己丈夫身上的傷確實是要好好補補，桂花嬌就不跟她客氣了，笑著接下，想了想後道：「不過……悅兒啊，這獵人怎麼連著兩天平白無故送妳獵物？他該不會是對妳……要是對方人品不錯，妳可得把握啊。」

「桂花嬌，妳想到哪裡去了，人家是純粹可憐我們孤兒寡母，妳別多想了，而且我現在只想

把小福跟小康平安帶大，其他的我都不會多想。」

「妳還年輕——」

「桂花嬸，張大叔還在等妳呢，妳趕緊回去吧。」沐綾蘿把東西塞到她手中，推著她出門，「明天早上再來吧。」

第四章 美味涼皮能救命

翌日，天未亮，外頭還灰濛濛的一片，沐綾蘿已起床，從小密室裡拿出那個黑盒子，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如她所想。如果真是這樣，她跟兩個孩子就不用再擔心會挨餓了。

她深吸口氣壓下心頭的期望，緩緩打開蓋子，一看，眼睛都亮了，直勾勾地盯著裡頭滿滿的白米，果真和她猜測的一樣，這個神祕的黑盒子就是個聚寶盒。

她驚喜的看著黑盒子跟裡頭的白米，想到以後每天都有白米飯吃，她就激動到一個不行，她可以把這些白米拿去分給村人、分給桂花嬸，這樣大家就不會餓肚子了。

突然，一抹記憶閃過腦海，她記得當時沐森只花了五百文就買下這間屋子跟附帶的一畝田，能夠以那麼便宜的價格買下這裡，完全是因為這屋子數十年前曾經發生過滅門血案。

血案發生後不久，這屋子轉手賣了不少人，可是沒有人有辦法長住，住在這屋子的人過不久就都會出事情，因而紛紛搬走逃離，久了這屋子也荒廢了下來，而且有不少村人在晚上路過時曾經在這屋子外看到奇怪的人影、光亮等等，這鬼屋的名聲也不脛而走。

這中間也不知道荒廢多少時間，直到沐悅住下，才終結這鬼屋傳說。

在這窮鄉僻壤的山邊小鎮為何會發生血案，這點一直讓她不解，可現在神祕寶盒在手，還有一起挖出來的那甕銀子，她不由得懷疑，這神祕寶盒可能就是當年引來血案的原因。

一想到這裡，她馬上冷靜下來，不行，聚寶盒的事情不能聲張，更不能讓人知道，否則她跟兩個小包子性命難保。

既然有聚寶盒在手，她就得好好利用，只是聚寶盒是只能生米還是其他種子也成？或者銀子也能直接生成？

她得實驗一下才成，既然這兩天不缺米糧，她就放點種子好了，她記得那另外那一甕裡頭有不少各式種子，先隨便找一種來試驗看看。

她搬出存放種子的甕，隨便拿了一包種子出來，打開一看，是玉米！

玉米好，對土壤種類的要求不嚴格，適應性強，可以說是隨便種隨便活，只要注意排水性，田埂間也能種，不太需要費心，而且只要三個月左右便可以收成，她那一畝荒地種這正適合。她將一顆玉米粒放進寶盒裡，然後將這甕種子跟寶盒再度藏進小密室，才拿著米前往廚房準備做早膳。

今天早上她決定煮魚肉粥，取了一尾昨天晚上醃的魚，將魚肉切成片。

沐綾蘿看了眼放在小泥爐上熬煮的粥，發覺已經在冒泡，攪動了下後，把魚骨跟切成小片的魚肉一起放進去熬煮，蓋上蓋子，就怕香氣傳了出去。

想想真是可憐，這種非常時期，她有米也不敢大動灶火煮飯，就怕米飯的香氣飄出去，到時候引來一堆人就不好了，因此只能這樣起個小泥爐在上頭慢慢熬煮，把煙跟香氣全留在廚房裡。

粥一熬好，她馬上將它端離火源，放到一旁備好的冷水裡，拿著湯勺不停地攪拌，讓粥降溫。

她得趁桂花孀還沒來到前，先把兩個孩子餵飽，這樣等下可以直接出門。

因為怕人發現，一頓飯令她煮得滿身大汗，煮完還得像小偷一樣偷偷摸摸地躲在屋子裡狼吞虎嚥，糧食是她的，她卻不能正大光明的吃，讓她痛苦不已。

還好這種痛苦明天應該就可以結束，只要粉條做出來，她就不會被懷疑家中藏有米糧，不用再擔心有人會到她家探頭探腦，也不用怕吃東西會被人發現。

「姑姑，這魚粥好好吃。」小康將最後一口粥吃進嘴裡時還意猶未盡的問著，「小康明天還想吃……可以嗎？」

「可以，不過小康，你要記住，遇到任何人都不可跟他說我們有飯吃，知道嗎？」她拿著濕布巾擦拭他的嘴巴，摸摸他不再慘白的小臉蛋，再次耳提面命，就怕他一不小心說溜嘴會帶來麻煩。

「小康知道，小康不說，說了大虎會來搶，我不要給他吃。」小康有被大虎搶走野菜粥的難過經歷，那碗粥是沐綾蘿省下來給他吃的，卻被大虎搶走，讓他們三人哭了好久，因此沐綾蘿一提醒他，他馬上表情嚴肅的點頭。

「悅兒，悅兒啊，妳醒了嗎？」

大門外傳來桂花孀的呼喊聲，沐綾蘿正好餵飽小福，拿布巾將他的小嘴擦乾淨，又餵他喝了點水，去掉口中米粥的香味。

她拉過小康，小聲提醒他，「小康，你去幫桂花奶奶開門，記住剛剛姑姑交代你的話，知道嗎？」

「姑姑，小康知道，妳放心。」小康用力點頭保證後，才邁開他的小短腿前去為桂花孀開門。沐綾蘿先把小福放在地上自己玩，轉身去把碗跟煮粥的鍋子洗乾淨，桂花孀進來時，她正好將洗碗水潑到院子裡。

她發現桂花孀不是只有一個人來，而是連她兩個高頭大馬的兒子都來了，兩人身上還都掛彩了。

「咦，桂花孀，阿忠哥跟阿義哥怎麼回來了？且身上還有不少傷，這是怎麼回事？」她記得饑荒剛開始時，桂花孀說過她兩個兒子在鎮上跟木工師父學習手藝，師父那裡每天還有兩碗粥可以喝，不用擔心餓死，怎麼今天兩人一起回來？

桂花孀憂愁的嘆口氣，「唉，他們師父前天被闖進屋子搶糧的暴民給打死了，他們倆兄弟也受了傷。師父死了，他們師娘一個女人家也沒法子，讓他們都回家了。」

「原來是這樣……」

桂花孀很無奈，「與其待在屋裡餓死，我便要他們兩兄弟今天跟我們一起去挖蓮蕉根，找出活路。」

「桂花孀，你們用早膳了嗎？」瞧他們三人面有菜色，昨晚拿回去那些東西可能是省著不敢多吃，她看了眼院子裡經過一夜靜置，已經沉澱出又黏稠又硬的蓮蕉粉，淺笑道：「桂花孀，妳看，這粉都已經沉澱了，我們把表面這一層清水舀出來，再把下面的蓮蕉粉挖出來曬乾，留一小部分先蒸些涼皮吧。」

「做涼皮？」

「嗯，先做些涼皮填飽肚子，然後再來做粉條。粉條要揉成麵團、切成細絲，之後要下水煮再曬乾，比較麻煩，而涼皮的做法簡單些，只需將粉攪成糊狀，倒在容器中用大火蒸熟就可以，我們先這麼做看看，妳認為如何？」

「當然是的，先填飽肚子最重要。」

桂花嬌說完，一聲吆喝，阿忠跟阿義馬上上前幫忙，一個負責燒熱水，之後跑回家拿來竹篾子、乾淨白布巾和大蒸籠來；一個把所有沉澱的蓮蕉粉清水舀出，將下頭的粉放在竹篾子上曬乾。

沐綾蘿將布巾鋪平在蒸籠上，抹上一層她昨天製的一些雞油，在水快滾時，將蒸籠放在熱水上頭，然後將蓮蕉粉攪勻，一點一點澆到白布巾上，薄薄一層鋪滿整個蒸籠。

因為這蒸籠夠大，水也夠滾燙，薄薄一層的涼皮很快便被蒸熟，一揭開蒸籠蓋子，桂花嬌和阿忠、阿義都忍不住跑到灶台邊看著蒸籠裡這乳白色、有點半透明的稀罕東西，而後發出不可思議的驚呼聲，「這就是涼皮？！」

「還沒呢，這算半成品，等把它揭起放涼，切成條狀，加上一點醋啊、醬油、辣椒、花生粉、小黃瓜絲，可好吃了，配料都可以隨個人口味自己加。」沐綾蘿小心的將那片蒸熟的涼皮放到一旁等涼，接著做第二片。

光聽她這樣說，他們三人的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阿忠受不了的說：「愈說我愈餓，悅兒妹子、娘，妳們兩個趕緊的把這涼皮做出來，我餓得受不了了。」

「好。」大夥大笑了聲，加緊將涼皮做出來。

當最後一塊涼皮被切成條狀，桂花嬌也忍不住了，顧不得還未調味，用手抓了條涼皮就往嘴裡塞，吃進嘴裡當下，眼淚瞬間掉下來，「好吃，好吃，終於可以不必再挨餓了。」

沐綾蘿將所有涼皮倒進一個大盆裡，加了點醬油跟鹽，還加了雞油做調味，「桂花嬌，我這裡也沒有什麼調味料，除了一點鹽跟醬油，就沒有其他了，你們將就點吃吧。」

「傻丫頭，有得吃就好了，這時候哪裡還能嫌棄。」桂花嬌抹開眼角的淚水，一聽到可以吃了，阿忠、阿義一股腦跑進廚房，兩眼放光的看著沐綾蘿手中的那碗涼皮，來不及拿筷子，直接用手抓來吃，一入口就直呼好吃。

「你們兩個真是的，拿碗過來吃吧……呃，等等，我家只有三個碗，總不能用手抓。」

「那還不簡單，阿義，你趕緊回去拿碗筷過來。」桂花嬌催促著。

沐綾蘿想了想後道：「不，我看這樣吧，我留一些跟兩個孩子一起吃，剩下的你們拿回去跟張大叔一起吃，吃完有體力了我們再去採蓮蕉。」說完，她將手中那一盆涼皮塞進桂花嬌手中。

「呃，這怎麼好意思……」桂花嬌羞愧的看著她。

「沒什麼不好意思的，張大叔在家肯定也餓得不行，快拿回去。」她撥了些涼皮到一個大碗裡，也不跟他們客氣，揮揮手趕人。

她跟兩個小包子其實已經吃飽了，暫時沒有胃可以容納下這些涼皮，可又不想讓桂花嬌他們看出異狀，因此只好先將他們趕回去吃飽，再去挖蓮蕉。

桂花嬌母子三人端了一大盆食物從沐綾蘿這邊回家，被村人看到，這消息像炸彈一樣爆開，一群人紛紛擠在她家門外希望可以分到一點吃食，村長一聽到消息便馬上趕了過來。

就在外面鬧哄哄的當下，沐綾蘿在屋裡看著那一碗涼皮嘆氣，分了一小碗給小康，也餵了小福吃了一點，看到剩下約莫半碗的涼皮，深吸口氣，準備繼續把肚皮吃撐的時候，大門外又傳來一陣敲門聲，有人更是大喊著——

「沐娘子、沐娘子，快開門，村長來了。」

村長？村長找她做什麼？她放下手中筷子，抱著小福疑惑的前去開門，一開門隨即被她家外頭那群人給嚇到，疑惑地問：「村長，您一大清早找我有事嗎？」

村長兩眼放光的看著她，激動問道：「沐娘子，聽說妳這裡有糧食是嗎？」

「有糧食？」她怔了下，搖頭，「我這裡沒有米糧，不過是有一些被村人說吃了會死人的蓮蕉莖塊。」

「那……村人同我說，陳桂花他們母子三人剛從妳這邊端了一大盆吃食回去，那是何物？」

「就是蓮蕉，用蓮蕉做出來的涼皮。」

「涼皮？」從未聽過這吃食，讓村長眉頭皺起，「這是什麼吃食？可否讓我看？」

「小康來，你到廚房把桌子上那半碗涼皮端過來，給村長爺爺嚐嚐。」她招來正在院子裡玩的小康。

小康一溜煙的便跑進廚房，將涼皮小心的端過來給村長，「村長爺爺，吃。」

看到海碗裡那有些像麵條卻不太一樣，白色光亮的涼皮，村長忍不住用力的嚥了下口水。

看村長一臉猶豫又很嘴饞模樣，一名村人在他身後大聲喊著，「村長，您快嚐嚐看，看毒不毒的死人？」

村長被這話給噎到，為難的看著沐綾蘿，又瞪了身後的村民一眼。這……讓他試毒，他是吃還是不吃啊？他這村長位置可是還沒坐過癮，萬一不小心吃死了……

村長接收到村人們的目光，每一個人的眼神似乎都在說著，村長你快試吧，飽死總比餓死好，被毒死也無憾。

算了，他就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反正再沒有東西吃，整個村子的人遲早都要餓死，要是他不幸死了，村人們也會記得他為村子試毒的貢獻。

他抱著壯烈成仁視死如歸的表情，一口氣吃下一大口的涼皮，本來痛苦緊閉的雙眼突然睜開，難以置信的看了沐綾蘿一眼，之後捧高了碗，整個頭幾乎埋進碗裡，狼吞虎嚥的將整碗涼皮吃得一乾二淨，連調味的湯汁都沒留下。

村人看村長埋頭苦吃，像是怕人跟他搶食的模樣，皆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看著他手中眨眼間已成空的空碗。

村長不顧形象地用袖子擦嘴，激動地看著她，「沐娘子，這涼皮太好吃了，還有嗎？」

「沒有了，就做這麼一些。」沐綾蘿笑看著像隻饞貓的他。

他這麼一說，身後那些村民又開始議論紛紛，那東西究竟是什麼？真有那麼好吃，好吃到可以讓村長如此激動？不管是什麼，看村長這樣子這東西肯定沒毒。

「沒有了啊……」他一臉失落。

「是的，村長，不過你可以號召村民們一起挖蓮蕉的根莖，採回來後我可以教各位如何製作涼皮，不用多久，最慢明天，各位就都吃得上飽飯了。」

「沐娘子，妳願意教村人們做這涼皮，帶領大家一起度過這饑荒？妳要知道，這時候妳可以用妳這門手藝賺進上萬兩家產。」村長驚愕的看著沐綾蘿，這製作涼皮可以說是一門手藝，能趁著饑荒發大財，沒想到她竟然願意無私的將這門手藝免費教給村人，助大家度過這次難關。

「村長，我沒這麼高尚的情操，不過我知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雖是小婦人，但也不賺這種昧著良心的黑心錢。」

聽她這麼說，村長頻頻點頭，「好好好，我們村子裡能有妳這種村民，很好。」

「村長，您趕緊號召所有人去挖蓮蕉根吧，早點做出來涼皮，餓死的人就少一個。」

「對，妳說的沒錯，我記得村口的溪邊有一大片蓮蕉，不想再挨餓的人，趕快回去拿鐵鍬、鏟子，跟我挖蓮蕉去。」村長振臂一揮，率領村人們浩浩蕩蕩的挖蓮蕉去。

沐綾蘿笑看著跟著村長離去的村人，自己也拿著鏟子，帶著小福、小康往桂花嬸家走去。

他們也是要去挖蓮蕉，不過跟村長他們不同方向，他們要上山，上山除了有蓮蕉可以挖外，還有肉可以吃。

接著幾天沐綾蘿都在忙著教村人做涼皮跟粉條，現在青埔村家家戶戶都忙著到處挖蓮蕉，做成粉條備存糧。

其實要不是她所讀的是農業科系，常常下鄉實習，有機會看到一些地區特色小吃的做法，她也不會做這涼皮和粉條。

餓了許久的村人們終於能夠飽餐一頓，每一個看到她都把她當成活菩薩一樣在看待，讓她怪不好意思的。

這些天她除了跟著桂花嬸做粉條儲備糧食外，就是忙著翻地種菜，希望秋天時能有主食跟蔬菜可吃。

她想種些蔬菜跟可以代替稻米的主食，於是編了個謊，說她在坍塌的牆角發現幾包沒看過的種子，想種種看，便馬上讓阿忠跟阿義去幫她把那一畝田翻了，按著她所說的栽種方式全部種上玉米，剩餘的玉米種子則全讓他們拿回去，讓桂花嬸一家對她感恩戴德。

前天連下了兩天大雨，直到昨天晚上這雨才停歇，不過天氣還是陰陰濕濕的，沒有太陽，村人們不敢製作粉條，就怕發霉壞了，浪費心血，因此許多人家都停止製作，趁這機會好好休息一下。

沐綾蘿看天空已經出現一塊蔚藍，山上應該不會再下雨，便想趁著不用教村人的空檔到山上找點其他食物，例如野菜、鳥蛋什麼的回來加菜，如果運氣好，说不定還能採到香菇。

為顧慮到雨後山上還是一片濕漉，不方便帶上兩個小包子，因此她將他們寄放在桂花嬸家。當她準備好帶著孩子出門，轉身要鎖門時，眼尾餘光掃到她種在菜園裡的那些蔬菜已經全長出來了。

她趕緊步上前去，因為忙著教村人做粉條，再加上下雨，不過幾天沒來查看而已，那片菜園就已經長出小白菜、花椰菜、高麗菜和小黃瓜等等，一堆還帶著晶瑩水珠的綠色蔬菜。

沐綾蘿不可思議的看著這片特地開墾出來用來種菜的菜園，她五天前才將種子種下而已，今天有些青菜竟然已經可以採收，小黃瓜則已開花，花椰菜中間開始冒出一朵白色花蕾，太不可思議了。

看來這神祕黑盒子產出的青菜種子，從種植到可以採收大約只需要五天的時間，太好了。

她趕緊放下背上背的竹簍子，拿起鐮刀往菜園走去，她得趁著村人們還沒出門前趕緊將成熟的青菜採收，否則被看到就麻煩了。

來來回回的忙了半天後，她帶著兩個孩子前往桂花嬸家，並帶上一些剛採收的新鮮蔬菜給他們。

將兩個孩子交到桂花嬸手中後，她這才上山去了。